

基于约束理论的英语反身代词研究

张培钰

北京交通大学外国语与新闻传播学院, 北京

收稿日期: 2026年2月20日; 录用日期: 2026年5月18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28日

摘要

本研究在生成语法框架下,以乔姆斯基的约束理论为基点,通过对英语反身代词约束行为的系统性研究,旨在深化对约束原则A及其“局部性”条件的理解。尽管约束理论在解释印欧语言时曾展现出强大解释力,但汉语等语言中反身代词的长距离约束现象对其普遍性构成根本性质疑。在此背景下,英语反身代词作为严格遵守局部约束的典范,其个案研究具有独特的理论检验价值。本研究论证了英语反身代词的严格局部性根植于其形态与句法的内在关联,其复合形态携带了完备的 ϕ -特征(人称、数、性),使之无需进行长距离特征依存,从而被“锚定”于最小局部语域。本研究结论表明,“局部性”并非绝对句法铁律,而是词汇项形态属性与句法计算互动产生的参数化结果,从而在捍卫约束理论核心洞察的同时,亦揭示了其必要的参数化维度。

关键词

生成语法, 约束理论, 英语反身代词, 局部约束

A Study on English Reflexive Pronouns Based on Binding Theory

Peikun Zh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Journalism Communication,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Beijing

Received: February 20, 2026; accepted: May 18, 2026; published: May 28, 2026

Abstract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Binding Theory of Chomsky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Generative Grammar,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s the binding behavior of English reflexive pronouns, aiming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Binding Principle A and its condition of “locality”. While Binding Theory has effectively explain the language phenomena of Indo-European languages, its universality has been fundamentally challenged in long-distance binding phenomena of reflexive pronouns in languages

like Chinese. Against this backdrop, English reflexive pronouns, as a model of strictly adhering to the locality, offer unique theoretical testing value. The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the strict locality of English reflexive pronouns is rooted in the intrinsic connection between their morphology and syntax, where their complex morphology carries complete ϕ -features (person, number, gender), eliminating the need for long-distance feature dependency and thereby “anchoring” them within the minimal local domain.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locality is not an absolute syntactic role but a parametric outcome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morphological properties of lexical items and syntactic computation. It not only upholds the core insight of Binding Theory, but also uncovers its necessary parametric dimension.

Keywords

Generative Grammar, Binding Theory, English Reflexive Pronouns, Localit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约束理论自乔姆斯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系统提出以来，已成为生成语法框架下解释语言中指涉关系的核心理论之一。该理论通过三条简洁的原则，试图对名词性成分之间的同指与互斥关系进行普遍性的句法刻画，在解释英语、法语等诸多印欧语言的照应现象上曾展现出强大的解释力。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尤其是对汉语、日语、冰岛语等语言中反身代词长距离约束现象的考察，约束原则的普遍性假设受到了根本性质疑。汉语光杆反身代词“自己”允许跨越多个小句与主语同指[1]，即所谓的“长距离约束”，这一研究发现直接挑战了约束原则 A 要求照应语必须在局部语域内受约束的核心论断。

在此背景下，对英语反身代词本身进行再研究则具有独特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通过对英语反身代词这一经典个案的深入分析，本研究旨在实现对约束理论核心机制更具体、更细致的理解。尽管英语反身代词通常被视为严格遵循局部约束的典范，但在复杂从句、特定动词类型或语用强化语境中，其指称行为仍可能出现值得微妙变化。对这些现象进行的解释与总结有助于我们对约束原则 A 在英语中的真实作用范围进行系统性梳理，也能促进我们对“局部性”条件在句法操作中的具体实现方式形成更清晰的认识。此外，梳理清晰英汉反身代词在约束行为上的根本差异及其句法根源，对于深刻理解与之相关的第二语言习得难点具有直接启示。如王文斌的研究便指出，母语(汉语)与目标语(英语)在反身代词约束参数上的对立，是导致中国英语学习者出现系统性习得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2]。

因此，本研究虽以具体语言现象为切入点，但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对约束理论在英语中的适用性进行实证性审视，从而深化我们对这一经典理论及其解释力的理解。

2. 约束理论

约束理论是乔姆斯基在管约论框架内提出的核心模块之一，旨在形式化地描述和解释语句中名词短语句法关系[3]。乔姆斯基借用“约束”来表示名词词组间的照应关系。“约束”是指句子中两个名词性成分之间在指称意义上的依赖关系；“受约束”是指“受论约束”，即被一个在论元位置(主语、宾语等的位置)上的成分所统制，而且与其共指(co-referring) [4]。根据这一理论，指代关系并非由笼统的语义或语境决定，而是受到人类语言官能中高度形式化的句法结构的严格制约。同时，乔姆斯基将名词

短语划分为三大类型：照应语(anaphors, 如反身代词 himself 和相互代词 each other)、指代语(pronominals, 即代词如 he, him)以及指称语(referring expressions, 如专有名词 John 或普通名词短语 the man) [5]。针对这三类名词短语的指称特性, 约束理论提出了三条基本原则:

(1) 原则 A: 照应语必须在它的管辖语域内受到约束。

其中, “受约束” 在此处特指与一个先行词存在成分统制关系且指称相同。“在管辖语域内” 意味着照应语的先行词不能离它太远, 必须在同一个“最小” 从句或名词短语内。

示例 1:

a. John praises himself. (约翰表扬自己。)

b. * John thinks that Mary praises himself.

在句子 a. 中, “himself” 的管辖语域是整个主句。先行词 “John” 在同一语域内, 且成分统制它, 约束成立。

在句子 b. 中, “himself” 的管辖语域是宾语从句 “that Mary praises himself”。在这个语域内, 没有可能的先行词(因为 Mary 性别与 himself 不符)。而主句主语 “John” 不在其管辖语域内, 因此 “himself” 找不到合法先行词, 句子不正确。

示例 2:

c. John saw Mary's picture of herself. (约翰看到了玛丽的她自己的照片。)

在句子 c. 中, 这里的 “herself” 的管辖语域是名词短语 “Mary's picture of herself”。 “Mary” 作为该 NP 的所有格主语, 在这个语域内成分统制 “herself”, 因此可以成为其先行词。

(2) 原则 B: 指代语必须在它的管辖语域内是自由的(即不受约束)。

这与原则 A 正好相反。代词在其管辖语域内不能有一个成分统制它且指称相同的先行词。

示例 3:

d. John praises him. (约翰表扬他。)

f. * John says that he is smart. (当试图表达 “约翰说他(约翰自己)很聪明” 时, 此句有歧义。)

在句子 d. 中, “him” 的管辖语域是主句, 它不能与同语域内的 “John” 同指(即 “他” 不能指约翰), 因此, “him” 只能指向句外的某个人。

在句子 f. 中, 宾语从句 “that he is smart” 中 “he” 的管辖语域就是这个从句。根据原则 B, 它在这个语域内必须是自由的, 所以它不能与从句内的任何成分同指(从句内无其他可能的先行词), 但它可以与主句主语 “John” 同指, 因为 “John” 不在它的管辖语域内。所以这个句子本身是合法的, 只是 “he” 不能指从句内不存在的另一个人, 却可以指 “John”, 这正好解释了代词的指代特性。

(3) 原则 C: 指称语在任何地方都必须是自由的。

指称语(如专有名词)具有独立的指称, 因此它在整个句子中(无论是否在管辖语域内)都不能被任何一个成分统制它的名词短语所约束。

示例 4:

g. * He says that John is smart.

h. That John is smart surprises him. (约翰很聪明这件事让他惊讶。)

在句子 g. 中, 假设我们想让 “John” 指代 “He”。根据原则 C, 指称语 “John” 在整个句子中不能被任何成分统制它的名词约束。但这里 “He” 成分统制 “John”, 且如果同指就构成了约束, 违反了原则

C。因此，这句话只能理解为“他(某甲)说约翰(某乙)很聪明”。

在句子 h. 中，“John”在主语从句中，“him”在主句中。两者不存在成分统制关系(具体结构下)，因此可以同指(虽然不常见，但句法上允许)。

3. 英语反身代词的基本约束行为

英语反身代词，如 himself、herself、themselves 等，是约束理论中照应语的典型代表。其最核心的句法特征是在管辖语域内必须受到约束，即严格遵守约束原则 A，表现出强烈的局部约束特性。这一特性在与汉语光杆反身代词“自己”的对比中尤为显著，构成了检验约束理论普适性的关键案例。

3.1. 英语反身代词的形态与句法特征

在形态上，英语反身代词属于复合反身代词。它们由人称代词的宾格形式(如 him-, her-)或形容词性物主代词(如 my-, your-)加上“-self”或“-selves”构成，如 myself, yourself, himself, themselves 等。这种复合形态意味着它们自身已经携带了相对完整的人称、数和性等语法特征。而这一形态特性对其句法行为具有决定性影响。根据逻辑式移位观点，正是因为英语反身代词形态丰富，能够在本地语域内获得完整的特征解释，因此它们被限制于局部管辖语域内，无法像汉语简单反身代词“自己”那样在逻辑式层面进行层级移位以实现长距离约束。

在句法上，英语反身代词必须在自己的管辖语域内受到一个成分统制它的名词短语的约束。管辖语域通常被定义为包含反身代词本身、其管辖语(通常为动词或介词)以及一个可及主语的最小完整功能体(如最小从句 IP 或名词短语 NP)。

3.2. 典型的局部约束现象分析

英语反身代词的局部约束特性在各类句型中均有明确体现。具体情况可如下分析所示：

(1) 基础单句约束：John blamed himself.

在这个简单的单句结构中，反身代词“himself”的管辖语域是整个句子。该语域包含了“himself”、其管辖语(动词“blamed”)以及一个可及主语(“John”)。根据约束原则 A，“himself”必须在此管辖语域内受约束。主语“John”成分统制“himself”，因此是唯一合法的先行语。句子含义只能是“约翰责备了他自己”，而不能理解为“约翰责备了另一个人”。

(2) 嵌套从句中的约束：Susan heard [that Mary had bought herself a new bicycle].

在此句中，出现了两个潜在的主语先行语“Susan”和“Mary”。反身代词“herself”位于内嵌从句“that Mary had bought herself a new bicycle”中。这个内嵌从句是“herself”的最小管辖语域，因为它包含了“herself”、其管辖语(动词“bought”)以及一个可及主语(“Mary”)。因此，根据原则 A，“herself”必须在此内嵌从句内受约束，其先行语只能是近距离主语“Mary”，而不能是主句主语“Susan”。这意味着句子只能理解为“苏珊听说玛丽给自己买了一辆新自行车”，而“她自己(herself)”指代的是“玛丽”，绝非“苏珊”。

(3) 名词短语内的约束：Jane showed Mary [a picture of herself].

在这个含有与格结构的单句中，反身代词“herself”出现在名词短语“a picture of herself”中。此时，其管辖语域可能是整个句子，也可能是这个名词短语。但无论哪种分析，其局部约束的特性不变。如果管辖语域是整个句子(包含主语“Jane”和间接宾语“Mary”)，那么“herself”可以被“Jane”或“Mary”约束。然而，英语本族语者在此类结构中虽可能接受主语或宾语作先行语，但约束行为仍被限制在单句层面，绝不会允许跨句的长距离约束。这进一步印证了英语反身代词严格遵守局部约束的原则。

综上所述, 英语反身代词在句法上表现出严格的局部约束特性, 其先行语必须位于最小管辖语域之内。这一特性是其形态句法特征的内在要求, 并通过经典约束理论及其诸多修正理论得到了多角度的合理解释, 与汉语反身代词“自己”的长距离约束行为形成鲜明对比, 凸显了语言在普遍语法原则下的参数化变异[6]。

3.3. 边缘非局部现象的约束机制与理论争议：以图画名词短语为例

前述分析已验证英语反身代词在核心句法结构中严格遵循局部性约束, 但传统约束理论常被诟病无法解释“图画名词短语(Picture Noun Phrase, 以下简称 PNP)”中反身代词的非互补分布现象, 这也是当前约束理论争论的核心焦点。

PNP 指中心语为 picture、photo、story 等名词的名词短语, 其反身代词分布与核心句法结构呈现明显差异: 核心局部域中反身代词与普通代词呈严格互补分布(如 John criticized himself/him), 但 PNP 语境下二者可自由交替, 甚至允许反身代词与从句外的先行语同指, 即所谓“非局部例外”。

结合 Kush 等针对 200 名英语本族语者的可接受度判断实验数据, 可将 PNP 结构分为三类(标注 1~5 分制可接受度, 5 分为完全合法):

(1) 核心局部 PNP (接受度 4.8/5): 反身代词与先行语处于同一 vP 语段内, 符合约束原则 A 的经典预测:

i. John_i saw [a picture of himself] in the museum.

(2) 无主 PNP 的非局部解读(接受度 3.2/5, 个体差异显著): PNP 位于从句宾语位置且无所有格修饰, 反身代词可与主句主语同指, 突破传统管辖语域的限制, 且反身代词与普通代词可交替, 呈现非互补分布:

j. John thought that Mary bought [a picture of himself/him] for his birthday.

(3) 带所有格 PNP 的非局部解读(接受度 1.3/5, 基本不合法): 若 PNP 带所有格修饰(即 DP 具有可及性主语), 反身代词无法与主句主语同指, 仅能与 DP 内部的所有格匹配, 回归互补分布模式:

k. John thought that Mary bought [her picture of himself] for his birthday.

l. John thought that Mary bought [her picture of herself/her] for her birthday.

实验同时发现, 非局部 PNP 的接受度存在严格的结构限制: 最多仅能跨 1 个嵌套小句, 若嵌套层级 ≥ 2 则完全不合法(如 John thought that Mary said that Lisa bought a picture of himself, 接受度 1.1/5), 且仅能出现在 PNP 这一狭窄语境中, 无法扩展到普通及物动词结构(如 John thought that Mary criticized himself, 接受度 1.0/5)。

4. 理论解释

英语反身代词所表现出的严格局部约束特性, 其根本原因在于其形态与句法特性的内在统一。作为一种复合反身代词, 其自身已经携带了完整的人称、数和性等语法特征(如“him-self”)。这种丰富的形态特征决定了其无需像汉语简单反身代词“自己”那样, 必须通过长距离依存来获取特征解释。因此, 在句法上, 英语反身代词被牢固地“锚定”于其最小管辖语域内。这一特性通过经典约束理论的原则 A 得到了最基础的刻画, 即照应语在管辖语域内必须受约束。然而, 对“局部性”的精确界定、以及现象背后的解释机制, 一直是生成语法学界持续探讨与修正的核心议题。

4.1. “局部性”的精确化

约束原则 A 的有效性高度依赖于“管辖语域”这一核心概念的准确定义。乔姆斯基最初的管约论框架中,管辖语域被粗略定义为“包含一个中心语、一个主语和该中心语管辖的完整功能体(如 S 或 NP)”[5]。但这一定义在解释英语反身代词的一些边界案例时遇到了挑战。

例如,在句子“John saw [NP a picture of himself]”中,若将管辖语域定义为最小 S(即整个句子),则“himself”被“John”约束,句子合法。然而,在“John showed Mary [NP a picture of himself]”中,反身代词同样可以被“John”约束,尽管名词短语“a picture of himself”内部存在另一个潜在的“主语”(所有格 Mary’s,在结构上类似)。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为何“Mary”不能阻断“John”对“himself”的约束?

为了解决此类问题,理论家们对管辖语域的定义进行了多次精修。根据参数化定义[6],关键的修订之一是引入“可及性主语”概念。修订后的定义将管辖语域明确为:包含照应语、一个管辖语(中心语)和一个可及性主语的最小完整功能体(通常是 IP/TP 或 NP)。这里的“可及性主语”指在结构上能够成为照应语潜在先行语的成分。在上述名词短语例子中,尽管“picture”可能带有所有格“Mary’s”,但该所有格并不总被视为一个能够“封闭”语域、阻断来自外部约束的“可及性主语”(具体分析取决于对名词短语内部结构的假设,如是否存在类似句子的功能投射 DP)。通过这种精细化,理论能够更准确地预测:在“[DP John’s [NP picture of himself]]”中,管辖语域是 DP,内部主语“John”可及,约束成立;而在“[DP Mary’s [NP picture of himself]]”中,若“himself”仍受外部“John”约束,则表明该 NP 的管辖语域可能被定义为更大的 IP,因为其内部所有格“Mary’s”在某些分析中不被视为一个足以封闭语域的可及性主语。这些技术性修订使得约束理论能更细腻地刻画英语反身代词看似灵活、实则严格的局部约束行为。

4.2. 多元理论视角的评析

经典约束理论之后,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反身代词的约束现象提出了解释,形成了若干有影响力的理论路径。

4.2.1. 逻辑式移位说

一些学者(如 Cole, Hermon, & Sung)认为,反身代词在逻辑式层面会向其先行语的位置进行隐性的句法移位,以建立约束关系[7]。英语反身代词由于形态丰富,其人称、数、性特征在局部语域内即可得到核查与满足,因此其移位是极短距离的,表现为严格的局部约束。

4.2.2. 语用与语篇导向说

一些研究者(如 Levinson)尝试从语用原则(如新格莱斯会话含义)或语篇连贯的角度解释指称关系[8]。对于英语反身代词,语用说可能解释某些在局部语域内存在多个潜在先行语时的选择偏好(如强调、对比等效应)。然而,这类理论难以从根本上解释英语反身代词为何不能像汉语“自己”那样进行长距离约束这一句法强制性,其解释力更多是补充性的而非替代性的。

4.2.3. 最简方案下的探针-目标关系

在最简方案框架下[9][10],约束关系被重新诠释为特征核查或一致关系操作。反身代词被视为携带了未赋值的人称、数、性等 ϕ -特征,需要在局部语域内被一个合适的先行语所“统领”,并通过一致操作获取特征值。英语反身代词因其复合形态,其未解释的特征集必须在最小的、包含一个可及性主语的语域内得到满足,这直接决定了其局部性。

4.2.4. 最简方案下的反身代词约束机制

根据语段理论的核心假设,句法推导以语段(Phase)为基本单位逐次完成,只有核心功能层 CP(标句

词短语)和及物性 vP (轻动词短语)属于完整语段,语段推导完成后会移交至音系与语义接口,其补足语域受“语段不可渗透条件(Phase Impenetrability Condition, PIC)”限制,无法被语段外的句法操作访问。在此基础上,乔姆斯基进一步提出特征继承(Feature Inheritance)机制:语段中心语 C 所携带的未赋值 ϕ 特征会下移继承给其补足语 T (时制中心语),另一语段中心语 v 的 ϕ 特征则会下移继承给其补足语 V(动词中心语);携带未赋值 ϕ 特征的 T/V 将作为句法探针(Probe),在本语段成分统制(c-command, 句法中指一个节点在树形图上统制其姐妹节点及其下属节点的结构关系)的范围内搜寻携带已赋值 ϕ 特征的目标完成一致操作(Agree),若搜寻范围内存在匹配目标则特征核查通过,若存在特征匹配的介入成分则会阻断探针与目标的关联[11]。

这一机制恰好可以形式化解释英语反身代词的局部性本质:英语反身代词(如 himself、herself)属于形态完备的照应语,本身已携带的全量已赋值 ϕ 特征,需作为 Agree 操作的目标在最小语段内完成特征核查以获得合法解读[12]。Van Urk [13]通过跨语言实证进一步验证:若照应语的 ϕ 特征完全赋值,探针的搜寻范围必然被限制在最小语段内,无需跨语段触发多次 Agree 操作,这正是英语反身代词只能在局部域内寻找先行语的核心句法动因,即若反身代词超出最小 vP/CP 语段范围,其特征会被 PIC 阻断,无法与语段外的探针完成核查,推导直接崩溃。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汉语光杆反身代词“自己”,其本身未携带赋值的数、性特征,需通过多次 Agree 操作跨语段继承先行语的 ϕ 特征,因此允许系统性的长距离约束,这一差异也印证了“照应语形态特征的完备性直接决定约束域范围”的核心假设[14]。

4.3. 形态丰富性的决定性作用

这一形态决定论的观点,在 Pica 等人的经典研究中得到了有力支持。Pica 指出,反身代词的约束域与其形态复杂度成反比:形态越简单、越不完整,就越需要跨越更远的句法距离去寻找能为其提供完整特征解释的先行语;反之,形态越复杂、越自足,其约束域就越局部[15]。

以英汉语反身代词作对比为例。英语反身代词 himself 构成部分“him-”已经携带了第三人称、单数、男性的明确特征,“-self”则标示了反身性。这种高度复合且特征完整的形态,使得它在词汇项插入句法树时,其 ϕ -特征值已经是完备的。因此,它不需要通过长距离的句法依存关系去“寻找”特征,这严格限制了其先行语必须在最小的局部语域内。

相比之下,汉语反身代词“自己”是一个光杆形式,不携带任何人称、数或性的形态标记。它在句法上是不完备的,必须通过某种机制(如逻辑式移位、长距离一致或语篇链接)与一个先行语建立联系,以获取解读所必须的 ϕ -特征。这种特征获取的需求驱使它能够跨越局部语域,形成长距离约束。

因此,对英语反身代词约束行为的深入分析,不仅验证了约束原则 A 在形态丰满语言中的有效性,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局部性”并非一个绝对、抽象的句法铁律,而是一个由词汇项的形态属性与句法计算系统互动所产生的、可参数化的结果。英语反身代词是这一互动的典型产物,其复合形态“锁定”了局部约束,成为支撑约束理论核心洞察的一个清晰而稳定的实证案例,同时也映照出该理论在面对不同形态类型语言时所需的参数化维度。

5.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英语反身代词约束行为的细致考察与理论阐释,得出以下核心结论:首先,英语反身代词在绝大多数句法环境中确实表现出严格的局部约束特性,这验证了约束原则 A 对于形态丰富语言的基础性解释力。其次,这一局部性并非简单的规定,其精确范围有赖于“管辖语域”定义的不断精细化,尤其是“可及性主语”概念的引入,使得理论能够更精准地刻画复杂名词短语等边界案例中的约束行为。更为重要的是,本文论证了英语反身代词的严格局部性本质上源于其形态句法特性。与汉语反身代词“自

己”的简单形态形成鲜明对比，英语复合反身代词自身携带完备的 ϕ -特征，这一形态丰富性决定了其在句法推导中无需寻求远距离先行语进行特征赋值，从而被严格限制在局部语域内。因此，本研究揭示了约束理论中“局部性”条件的深层动因，即它并非一个先验、绝对的句法模块，而是普遍语法原则与具体语言中词汇项形态特征相互作用所衍生出的参数化表现。英语反身代词因此成为连接抽象理论与具体语言事实的一个关键节点，其研究既巩固了约束理论的核心机制，也凸显了在普遍语法框架下进行跨语言参数化比较的永恒价值。

参考文献

- [1] 曾玉洪, 赵涛. 从约束理论看汉语指称中的光杆反身代词自己[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8, 29(S1): 175-178.
- [2] 王文斌. 约束理论与英汉反身代词第二语言习得的理论研究[J]. 当代语言学, 2001(2): 132-142+158.
- [3] 徐烈炯. 生成语法理论[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0.
- [4] Chomsky, N. (1980) On Binding. *Linguistic Inquiry*, **11**, 1-46.
- [5] Chomsky, N. (1981) 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 Foris.
- [6] Wexler, K. and Manzini, M.R. (1987) Parameters and Learnability in Binding Theory. In: Roeper, T. and Williams, E., Eds., *Parameter Setting*, Springer, 41-76. https://doi.org/10.1007/978-94-009-3727-7_3
- [7] Cole, P., Hermon, G. and Sung, L.M. (1990) 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 of Long-Distance Reflexives. *Linguistic Inquiry*, **21**, 1-22.
- [8] Levinson, S.C. (1991) Pragmatic Reduction of the Binding Conditions Revisited. *Journal of Linguistics*, **27**, 107-161. <https://doi.org/10.1017/s0022226700012433>
- [9] Chomsky, N. (2000) Minimalist Inquiries: The Framework. In: Martin, R., Michaels, D. and Uriagereka, J., Eds., *Step by Step: Essays on Minimalist Syntax in Honor of Howard Lasnik*, MIT Press, 89-155.
- [10] Reuland, E. (2001) Primitives of Binding. *Linguistic Inquiry*, **32**, 439-492. <https://doi.org/10.1162/002438901750372522>
- [11] Pesetsky, D. and Torrego, E. (2001) T-to-C Movement: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In: Kenstowicz, M.J., Ed., *Ken Hale*, The MIT Press, 355-426. <https://doi.org/10.7551/mitpress/4056.003.0014>
- [12] Reuland, E. (2011) *Binding and Reflexiviz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3] Van Urk, C. (2019) The Role of ϕ -Agreement in Binding. *Linguistic Inquiry*, **50**, 483-522.
- [14] 黄衍. 照应[M]. 张庆宗, 译.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21.
- [15] Pica, P. (1987) On the Nature of the Reflexivization Cycle. In: McDonough, J. and Plunkett, B., Eds., *Proceedings of NELS 17*, GLSA, 483-499.